

台灣行為藝術發展的幾段歷史進程

文 | 姚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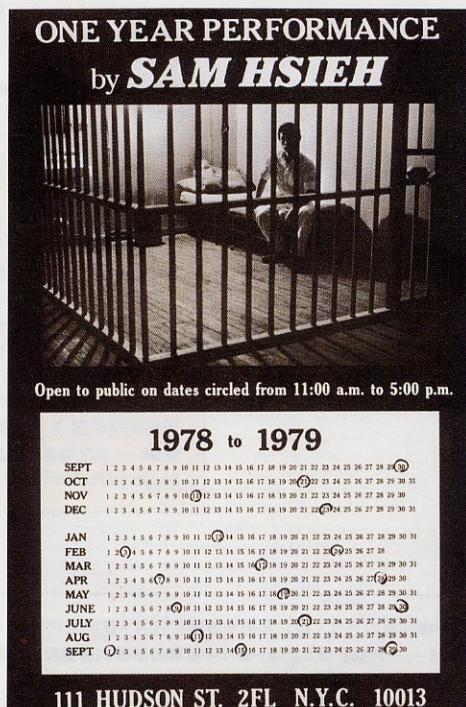
台灣行為藝術發展歷程回顧

台灣當代藝術中以身體作為創作媒介的藝術家及其行為，雖然是一個冷門的創作領域，在80年代至90年代風起雲湧的藝術運動中並沒有蔚為一股風潮，歷年來以此作為創作表現方式的藝術家也不多見，卻也不如一般大眾認知的叛經離道；相反地，行為藝術家們以肉身試煉作為人類某種精神與意志的體現，將人類如冰山般堅強偽裝的面目擊碎，揭露出暗藏於意識深處下部分隱晦難測的心靈，實屬難能可貴。尤其是台灣長期在中原正統文化壓抑之下，並沒有真正獲得相對地位，在長期高壓統治下的台灣民間，無論是文學或藝術都面臨著後天發展上意識型態的限制，藝術家在此如此詭譎多變環境之下，現代藝術發展的艱鉅可想而知，但是對某些追求藝術斬新面貌與自我追尋的藝術家而言，藝術若不能成為生存樣態的反芻，或打破約定俗成的制式化歌功頌德功能，充其量不過是某種樣板化的漂亮裝飾品。在此前提下，少數藝術家開始集會結社，從事純粹現代藝術的探究與推展，有些藝術家則迴避了具有交換性質的藝術物品進行創作，或轉而以不具永久保存的自身肉體進行實驗，也就成為某些藝術家創作的途徑之一。

我們先初步回顧一下這類藝術創作的發展，最早相關展演可推前至1973年謝德慶在台北市溫州街公寓發表的《跳樓》一作，不過這次行為導致他身體受傷。之後謝德慶單槍匹馬偷渡至美國紐約，並於1978年起陸續推出「One Year Performance」（一年行為）系列作品，可說是華人世界中早期行為藝術的典範，影響兩岸後來的行為藝術頗深；1982年張建富發表了《生病了我在抹酒精》及《遊戲·聯想》，算是80年代較早見的行為藝術；隨後由陳界仁（陳介人）等人推出的《機能喪失第三號》（1983）及《試爆子宮》（1986-1987），是在街頭舉辦具有劇場性質的行為作品，引起不少民眾圍觀，也是台灣最早的一次集體街頭行為表演；1984年張建富、陳界仁、李銘盛及郭少宗等人發起了《九二八前衛藝術發表會》也可算是早期行為藝術的

集體嘗試；1985年林鉅於台北市「嘉仁畫廊」發表的《林鉅純繪畫實驗閉觀九十天》，意圖以封閉自身感官從事繪畫開發，當時頗為轟動；1986年「洛河展意」也在台北推出了數場街頭行為，並被警察暴力驅趕而引起社會討論；李銘盛更是其中發表力最旺盛的藝術家，自80年代初即發表了為數衆多的行為小品，歷經數十年不變其衷，可視為此一領域的指標性人物；其後詩人杜十三（黃人和）也有零星作品發表，例如「杜十三書型行動藝術展」（1988/12/31-1989/01/02）及「行動的行動的行動——行動藝術個展」（1989）；此外由張建富等人組成的「墨潮會」，也發表了許多關於水墨的行動藝術及地景裝置；而由旅美藝術家洪素珍策動的「錄影·裝置·表演藝術」（1986/04/18-05/04），則是台灣第一次由畫廊（春之藝廊）主辦的相關藝術展出，之後台北市立美術館也舉辦了「實驗藝術——行為與空間」（1987/04/11-06/21）展，可說是官方第一次將行為藝術納入正式展出的先例。雖然這類展演在當時來說並不普遍，但卻可視為邁入90年代行為藝術的先聲，不過此時期作品大多傾向初步實驗性開拓階段，整體藝文環境與風氣也不盡理想，但已可嗅出一種因社會激烈變動所產生的生猛張狂活力，也可視為長期社會壓抑下的某種反動情緒，不但挑戰著藝術本身也對體制進行批判。90年代以降，行為藝術透過公共空間的滲透及「藝術替代空間」的推動，加上藝術家自力更生與不折不撓的努力，才慢慢被社會大眾及當代藝壇接受，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更呈現出新一代的創作風貌。

從以上依據年代順序的簡要介紹中可以明顯看出，雖然行為藝術在台灣並沒有形成某種運動或風潮，但卻也在轟轟烈烈的90年代藝壇中不曾缺席，並且累積了一定的質與量，但在不具市場考量的前提下以及作品帶有濃厚實驗性與冒險性格之下，卻也因為過於艱澀難懂，並少見平易近人的評介文章，而與一般社會大眾產生某種距離甚至產生誤解或非議。但究竟這類不太具有藝術市場交換價值的行為藝術到底要傳達什麼？少數藝術家驚世駭俗的行為又表現了什麼？台灣因為少見「行為藝術節」之類的活動，一般大眾想要一窺究竟往往不得其門



謝德慶《One Year Performance 1978-1979》海報。
(謝德慶提供)